

詩說

詩說序

吾夫子發明至理以垂訓萬世未嘗不援詩以爲證中庸大學義理之精微必以詩發之豈聖人之道皆有得於詩所以垂之天下萬世者必待詩而後信耶抑其作詩者皆聖賢之盛耶又況聖人因詩以推廣其義宏遠精

微皆詩旨之所未及洙泗之間諄諄爲學者言未嘗不以詩爲先彼春秋諸賢賦詩以助其說者何啻千里之繆然後知詩之果爲難言也似若六經出於聖人之暮年前乎此則書藏於史禮樂存於名數易爲卜筮其公於上下之所通習者詩而止爾故不學詩不爲

周南召南者皆不足以爲士誦詩三百固以爲多而有餘用所謂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者特學詩之細事三千之徒可與言而終不與之言者賜與商而止爾聖人蓋予人以共學而不予人以共知乃如此然則詩人之託物致意情旨幽遠不解其辭而求之於序序

之與詩文體升降遠不相侔託詩之名演而爲義者多矣揣詩之義臆而爲說者亦不少且以漢魏文章之盛辭旨淹洽未嘗有援詩序之辭者惟束晳補亡模倣序義晉唐四言皆循其法近世場屋命題乃以詩序同於正詩儒先有欲去詩序者至其訓釋又多依倣

序意竟亦不能去也克之學詩似若於序無預固未暇論其合與否也然序之出於詩人或卜商或大小毛公皆莫得而準序之名氏猶不可知況於詩乎詩之言辭猶不可知況其旨乎然則言詩之難其人聖人豈欺我哉其閒又有甚可疑者焉按左氏傳季孫行父

以襄公五年卒不以壽聞者也姑以七十歲爲準在僖公薨年纔十有一歲安有八九歲之兒顧乃請命于周用前代未有之典出於諸鄉之右哉豳籥豳詩豳雅豳頌見於籥章所掌說者乃謂盡該於七月之詩其然乎周宣石鼓之歌審如退之所謂孔子西行不到

秦則祁昭之詩聖人嘗爲之折衷矣何所疾
而不編耶季札觀於周樂時則孔子之生二
十有六年矣其先後次第與今毛氏所傳無
絲忽少異是吾夫子終未嘗置繩尺於其間
也彼所謂逸詩者其逸於未删之前耶抑逸
於既删之後耶聖人於詩纖悉必盡義有未

的則裁而正之辭有牴牾則刪而去之四始主於文王黍離降於國風皆訓典之大法禮義之大權非雅頌各得其所之謂乎嗟夫後死者之於斯文欲如身親見之盛抑亦不知量也已如以援證之詩言之則是經豈非聖門之全書乎紹定壬辰十月信安劉克自序

家君所著詩説每篇條列諸家解而
繫己意於後其所纂輯家數視　東
萊詩記加詳亦互有去取又以詩記
所編朱解乃　文公初筆其晚年詩
解成時　呂成公已下世更別為目
繫於朱曰之次書成藏在篋中有年
恨遭攻刼遺失數卷　先儒固已各

有成書惟
家君所著未曾流布茲且以其說之僅
存者與書說對刋仍録原本之副于
學宮或補為完書以淑後學則有望
於將來之君子淳祐六年人日迪功
郎郴州州學教授劉　垣　百拜書于
直舍

總說

自專門表章以後儒者之於六經盡心焉矣耳爲之訓詁爲之正義爲之集解使後之學者識所指歸此其所以配享先聖廟廷者也若魯論之何晏左氏之杜預范甯皆自之曰集解惟何晏併著姓氏固優於杜范矣近世之解經者盛於前古一經之說多至數百家要其發明之功能增益於先儒者蓋寡且聖人諄諄誨人以學詩良以其未易學也呂成公盡取諸家之說繫以名氏而謂之詩記其所特見則疏其後纂輯去取遂成其書參以前例皆得謂之

譔如蕭德施之於文選者也良由識見之得失學問之高下皆於是發焉故纂輯之工得以居譔製之名然則詩記其呂成公所譔歟

小雅之詩凡七十有四世傳毛氏之詩而六亡詩不與於什附見於鹿鳴南有嘉魚之中呂成公依蘇氏更之六亡詩得與於什遂有彤弓祈父小旻北山桑扈都人士之什而其次序則依六月詩序之文謂與鄉飲酒燕禮奏樂之次皆合其果孔子之舊乎蘇氏之由庚崇丘仍毛氏之次第者呂成公皆釐正之矣六月之序又果當時詩人之辭

乎是未可知也

漢之專門在詩雖有齊魯韓之異班固謂魯最近之恨未獲見爾以諸家雜引驗之四家之詩不過音字與說之異耳其刪次之本於古先者不得而異也

自古聖王以詩立教其形於聲歌播於音樂相告語於學士大夫與天下之所傳誦講習者唯詩而已其必出於聖賢盡於情性關於天下國家而後其詩傳焉自聖賢不作吾夫子將使後死者得與於斯文列之於經而加刪定焉一辭一義少有未合則從而折衷之如素以爲絢止以

先後之非次而刪之矣如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又以義理
之舛而刪之矣如不忮不求何用不臧雖詩之所存已微
其義不但以此進子路也如白圭之玷尚可磨也其能三
復之者則任其兄子終身之託此又羣弟子學詩之實事
也若子貢問荅貧富之説以迎解於切磋琢磨之語雖一
時詩以言詩而子貢實未之達乃於大學自發之由是以
推豈非聖人終未嘗與子貢言詩乎
春秋之際諸大夫之歌詩皆今之所學也于時未折衷於
聖人而諸國固已通習之矣似若出於詩人之所詠嘆傳

之其國傳之天下已若今之所謂經乎今之所謂經者宋必通習之也詩之在當時皆已傳誦習熟若後世之以詔立是學者焉是公天下之所共學者皆詩也書藏於故府易寓諸卜筮惟詩者學士大夫之所通習至吾夫子而後有所折衷春秋所歌皆不類者道散學失才質不足以有知雖聖門猶難予言而況夫人乎此聖人所以諄諄誨人以學詩者也

國風皆以國繫未有以義與人繫之者七月則以豳繫之如邶鄘者也然則以地繫之則猶以國也惟二南不然以

南言則以義繫也以周召言則以人繫也說詩者大抵以分陝爲言分陝之說實不可盡據周官以三公爲鄉老則以鄉分也非若公羊所謂陝之東西也設若果爲分陝必在武王成王之後若文王安得有之如謂二南之詩各出於周召所分之地召南有召伯之詩周南未嘗及周公何哉二南皆文王之詩而有后妃夫人之異又何哉王化有淺深有終始繫之二公必有大旨要之周南召南則自有此詩已有此義矣義在南者自言王化也武王未勝殷之前不敢以王化自居託南以言化故鼓鍾之詩曰以雅以

南以籥不僭南可以並於雅矣籥者周禮之豳籥也二詩皆王業之基也皆籥師之所掌籥以豳爲主與王之本故也子夏所謂王者之風諸侯之風抑以后妃夫人爲詩序故演爲此說耶然所謂先王之所以教若指大王王季爾于斯時也召伯安在哉不然以先王爲文王則關睢麟趾非先王矣此粗迹也猶不免於舛

二南之均爲大姒不可指爲他人決矣二南之首皆以鳩爲比若豐鎬自有王睢其曰睢鳩亦鳩類也皆指大姒之同於文王也周南詩辭自是天子之事召南詩辭自是諸

侯之事或者文王之爲西伯也風化之所形如此國人歌之矣迨其虞芮質成受命作周王者之制既備應門臯門靈臺靈沼追王之禮上及后稷國人歌之文王之始終如此不可得而一也亦不可得而没其實也以前日之詩別異於受命之後是以不容於不分蓋周之至德十亂之力也故以周公爲王者之風召康公相文武日闢國百里是以不容不以召公爲諸侯之風周公爲首召公次之欲繫之周公繫之召公理亦宜爾文王之詩王者之事不可以爲諸侯諸侯之事不可以爲王者遂以二南別之後世以

私說爲勝謂文王決不受命以小儒之見揣摩數千載之上事之窒礙皆以强辭勝之至於二南其說不通豈復顧討哉往往專以泰誓無文王之辭而武成有之以此爲證曾不思武成曰先王建邦大王王迹縱以爲出師告名山大川之辭豈有師未及商勝負未決倉猝軍旅中已備追王之禮如此但後世習見秦漢以後玉璽之說乃謂自堯舜以來皆若是雖不以此立論而大意似矣豈知三代之前以諸侯之歸爲受命之實堯舜之朝覲亦然克於書說論證甚多非若儒者偶見泰誓無文王之辭遂藉以亂聖

人之大典也

詩序曰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之心者大氐模倣孔子樂而不淫哀而不傷之一語耳以孔子之意而觀子夏之言子夏失聖人之旨多矣其累關雎也不亦深乎今觀二南之序大抵皆類子夏之文他詩皆然夫子既亡子夏老於西河西河之人疑於夫子當時之所尊事者視吾夫子不及焉是以果於自信能貿亂聖人删詩之旨後學因襲而不能自悟耳

二南立名之旨是有大焉者非深得文武周召一時王道

之本原未易可知也文武周公父子也而處亘古大聖人會聚於一家之內其所形見必有大過人者自生民以來未之有矣吾夫子發明取商一事旨趣甚深克於書說備言之矣當時所謂至德者不獨文王一人有周公有武王是以其事如此醇懿嘗論曰武王曰吾有亂臣十人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有婦人焉九人而已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何嘗專歸之於文王是文武周公之外又有十亂共成此至德蓋一代之盛節唐虞之所不及此吾夫子之所重歎也後世不足以知

此強以此事歸之文王而後吾夫子之旨大繆矣知此而後可以言文王之詩繫之周召者爲可推矣

南之爲言無他義也易曰聖人南面而聽天下鄉明而治義止於此文王之化自閨門以達之天下道化之行格於人心及於動植聖人之盛德也文王未嘗改物而化極於聖人之所難能故以南言之不以王化言而託之於南者臣事之節未改也不繫之文王而繫之周召者蓋所以共成周家之至德者二公之力故以是明文王之心焉若其詩則當時詩人之所歌詠而不可掩沒者也然周南之化

深於召南周南之旨大於召南其詩及於召公而不及於周公者道本文王不以周召爲斷所以成周家之至德者周召爲之冠固宜居之而不辭也

吾夫子謂伯魚爲周南召南者何也三百篇之多獨有取於是蓋當時之可學者唯有詩而已爾二南者猶今世小學之蒙求爾人而不學是宜其無知也猶小子何莫學夫詩之意人而不爲二南則猶未之學也故曰猶正墻面而立非謂二南能盡天下之理備爲學之能事也

介甫之辨二南以尋以詩序爲斷而以詩辭證之此卻止

爲見理未明徇詩序而不知詩意耳若詳味詩意得明則詩序可略矣詩意本也詩序末也徇末而弃本可乎但觀召南詩序便似與詩意相遠若周南之序與詩意背繆特甚但作爲文辭以夸之耳害於詩之大者也

言易者類以象數極其推演而出於易書之外言詩者類以名物極其推廣又出於詩辭之外皆儒者之深累也易之理義詩之旨趣終若銷蝕其有存焉者寡矣

詩觀詩序其間似若採詩中一辭以爲據而後之儒者遂依序之辭演而歸之於詩此固差舛之大者也今世類以

序與詩爲一人之言渾而同之愈遠愈差但見詩序之義之易通而詩人之旨不暇問也詩序顯而易見詩意隱而難知能通其序遂以自多又將以教人也惜哉惜哉

邶鄘衛之詩似以地爲別均之爲衛也其事則相參錯焉若二南則不然周南之風雖異於召南皆文王之時也係之周公召公者託之以爲別耳

詩序演文固後來講師之辭其支離若呂成公言之矣若美若箴若刺若疾亦恐非當時所書如世族在位相竊妻妾何等語哉使果有之豈恥言人過之義又有以謚書而

述其生平行事皆若後人追述之辭然詩之爲追刺者亦鮮大抵臆而爲之説爾文之卑陋止似唐世文章未可望晉宋也

春秋諸大夫之歌詩若不與事類甚矣其不足以知詩也詩之不易知於是以詩序之易曉而求其旨而詩意遂大遠矣不足以知詩猶可略繆認詩意浸以訛舛流而不可返其害於詩深矣又不止如春秋諸大夫之失也

吾夫子之言詩大抵推廣詩之旨趣極於精微類出於詩人本旨之外豈害於言詩哉如許商賜以言詩皆爲其能

引而信之觸類而長之以切磋琢磨為告往知來以素以為絢兮之為禮後其為充類至義者也後之學詩固不可望遂以子夏能發詩旨之所未及至於理義皆恥則莫之敢議其何取乎學

詩人之作詩也固有不能言者不但託物喻意又加深且婉焉已若是矣猶有言外之旨存焉豈容自揭其不可形言者而為之序乎其為序者大抵子夏毛公於數百年之後名謚已彰事效已應然後有此序欲其闇與不失意趣相契如之何而可哉若與闇差矣意見異矣乃專以是言

詩其大相背繆不足多淮如魯文姜旣謂莊公不能防閑爲二國患又謂齊女賢而不取卒以無大國之助事之至粗者差舛如此況其精微者乎

詩人之旨類不易知其物異也其言異也物有產於其地而非他方之所均有言有出於方言而非異時之所通識又況古今相去之遠哉今之訓詁有雜得於他經者有他經之所絕無者雖以詁訓爲準而詩人之旨意殆未必然說詩者乃若親見而耳傳之何也

子夏之在聖門學問甚淺所謂文學學者非學也以詩序言

之其爲文固已降於魯論他詩之序文體大較相似果使皆子夏之筆然其論交而見誣於子張其喪明而見攻於曾子曾子固晩成子張又有兩焉觀子夏終身未嘗少進於道晩年遇魏文侯始尊而大之西河之人疑於夫子而子夏亦亢然以言詩自命後世宗之莫之敢異豈吾夫子之所折衷者哉況雜出於毛公諸儒之手乎

詩有自然之旨人不能精求之爾儻精求之則得之矣且如人君之詩而詩辭乃以臣爲重便是所重在臣詩意在福其間一二辭乃以德爲重便是所重在德若是者甚多

人皆忽之此詩旨之所以愈晦也

詩以情性爲主行乎禮樂教化之微者也蓋禮樂教化皆所以強其民也若其形於性情者惟詩見之情非所可強也出於一性之真者不能不發故於理義也常切近焉聖王取之以觀盛衰治忽之判故情之至者莫之可易治亂之兆常先見焉如大雅多言喜樂國風多言憂患而上之賢否下之好惡皆不可掩率出於自然而然此其爲義理之真實者乎三代之時自堯舜以來教化其民道德一風俗醇下多賢才必其至言確論而後傳焉天下皆通習之

矣孟子所謂詩亡者無復前日詩人之旨雖有存焉者寡矣夫是之謂之詩亡

六經之教肇於易信於書嚴於禮法於春秋凜乎不少恕所以從乎人情者詩而已爾人情者非所可強亦非可假最可以久長而共安之者也故凡經之所甚嚴者皆少寬焉諷刺箴規顯議隱訕閨閫之私昵家室之懽愛酒食燕樂之事憂勤勞苦之思皆於是發焉不少遏也然後以此觀政以此察民以此判治忽之幾明得失之理是以吾夫子之論道專以詩為主而非學詩者所可預也

吾夫子之言自有微旨儒者以其小者而弃其大者且如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其道富矣夫興與觀可以盡已羣與怨可以盡人五常之大綱也若是備矣此詩之道所謂雖多者也況又能識鳥獸草木之名是識鳥獸草木之名特其微者耳故末乃及之今儒者往往專以識鳥獸草木之名然後爲得詩之道其失聖人之旨多矣

近世之説詩者大抵以詩序爲宗凡詩之辭盡牽合與序同然後曲爲之辭使皆盡出於子夏之手則亦未折衷於

吾夫子者也況其失浸遠乎
世之學詩先以詩序存於腹中安得不自障蔽雖欲不奪
於序亦不自覺矣惟先去詩序深求詩旨得其醇一無礙
皆已融暢然後看序始知序之所失爲多
文武周公肇造王業綱維道化類皆純懿精密要於極至
夏商聖賢殆有未至者焉故仲尼論十亂之才上與唐虞
之尤盛者並稱若又過之矣故其　達之邦國臣民流行
於事物政化皆不能不形見詩人作詩豈徇於言辭之末
哉三百篇之旨可謂博矣其根原於立國之意者不過十

數大節學詩者安得不推本而參求之克於諸詩有合原其所本者皆不容以辭之重複爲嫌以詩之本原皆同故也覽者不詳其故而猒弃之其於詩人之旨安能數暢無遺

總說終

詩說卷第一

信安劉　克　學

國風

周南關雎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參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輾轉反側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參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鐘鼓樂之

雎鳩之爲物其豐鎬間之羽屬乎豈必天下之所通有哉鸜鵒之來巢于魯聖人盖以爲異矣姑以羽屬言之

乃曰在河之洲猶黃鳥之止于丘隅也丘之與洲皆非羽虫所止所在之地也大學乃謂於止知其所止則知雎鳩爲得其所在矣玩其爲在之辭不但知所止也河之洲左右皆河雎鳩不出於兩河之間而有逑匹鳴聲上下之樂是興大姒之德幾同於文王天作之合盛德之粹如此其偶也詩人極於形容如此其徽美是以爲三百篇之首文王之至德又先於四始者也河洲指文王也聖人於關雎之旨屢爲之嘉歎而不能已自漢以來諸儒皆莫之知夫以一文王之一生民所未有而大

姒之聖又同之爲不但父子也而夙此聖人所以深嘉歎者也鵲巢爲召南之首維鵲維鳩亦並言之謂文王太姒同其聖以此推之則此辭之爲並美可知也得淑女以配君子如琴瑟之友鐘鼓之樂始求之如此之勤終得之如此其樂是其次也盛德之至不可加者惟關關雎鳩在河之洲一語而已若妃嬪之貞潔柔順如荇菜之流之芼是又其次也嗟夫十亂在朝大姒在宮大任在上此文王之所以聖歟此文王之所以爲至德歟

葛覃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萋萋黃鳥于飛集于灌木其鳴喈喈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莫莫是刈是濩為絺為綌服之無斁言告師氏言告言歸薄汙我私薄澣我衣害澣害否歸寧父母

經傳之取義於葛多矣大抵取其蔓延芘其根本無他義也是詩雖言歸寧父母有本根之義而詩辭不及也毛氏以覃為延覃既為延則施為何哉凡言施者皆延也覃非可以延言似若是覃被覃及之義此蓋老詩之旨不可略而諉之也詩辭亦以葛之所覃施于中谷者

言之是覃自爲覃施自爲施后妃以柔順爲德取義於葛若女蘿之施于松栢者也若是則何以能覃被於山谷哉施于條施于木可也覃于山谷則不可以蔓延爲言盖超出乎尋常之外者矣故首章二章皆同辭詩人之旨固不苟也所以繼關雎者也何以言之后妃以柔順之德服習於宮壼之遂其所覃及乃至風化天下賢才衆多王業以大國家以興此豈常情所可測度故當蔓延之盛被于山谷葉之茂盛羽虫翔集鳴聲和暢者若林木茂盛之所致而葛乃致之非所致而致焉明后

妃自宮室風化天下也而后妃之所服行者皆切近之
實事刈濩絺綌澣濯節儉之煩辱爾此與文王卑服同
德卒章之言師氏又明后妃至貴而尊敬保姆不少間
於初年汙澣至末歸寧常情其可否不敢專必稟命於
傅姆而後行後世以華侈自肆者可少戒矣異時成周
之世惟王及后不會所以奉君上者如彼而文王之世
所以自奉者乃若是其嚴恭也節儉蓋其細耳不可以
發詩人之旨

卷耳

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陟彼崔嵬我馬虺隤我姑酌彼金罍維以不永懷陟彼高岡我馬玄黃我姑酌彼兕觥維以不永傷陟彼砠矣我馬瘏矣我僕痡矣云何吁矣

是詩何其難知也說詩者姑以詩序求通於詩之辭其所未暢則強爲之說似非詩人之旨去古既遠非有明證亦不得臆爲之說但二南之詩皆樂易和平此詩乃不勝其憂卒章乃有一吁不能盡者焉何也據詩序以進賢爲說乃曰至於憂勤辭亦枝矣詳而思之聖人列

而次之於關雎葛覃之下必有大者焉以其時求之其
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當文王與紂之事耶殷周之
際其係於二代興衰之判者姜里一事韓退之謂臣罪
萬死兮天王聖明最爲有見大姒居此之時宜其憂之
至此也無一毫怨懟其上之辭其所可證者詩人以淺
辭致微義皆以彼我二字見之詩人之法類如此此詩
首所著見其言彼之危險者皆以發意明其兇之勢也
玄黄即龍戰之血也兕觥罰觴也因彼而酌此酒勿永
以爲懷勿永以爲傷其旨著矣砠者藏至險之勢及不

可知之中僕馬皆病云何吁矣不可得而言亦不勝其可歎也此章非爲姜里發何哉當携逆患難之時太姒惟憂傷歎息而不敢言不敢怨其情如此所以采采卷耳而不盈頃筐者也觀詩人憂歎如此則史謂閎夭之徒求美女奇物善馬獻之紂者庸或有之宮壼之中其憂也豈此大姒之所以爲聖歟

樛木

南有樛木葛藟纍之樂只君子福履綏之南有樛木葛藟荒之樂只君子福履將之南有樛木葛藟縈之樂只君子

福履成之

樛木之義他不見於傳記其歧雉之所産歟毛氏之訓其以詩序而生此義耳求之詩辭亦無此旨止於葛藟之蔓施不在木也故歐陽公有不取其木之言竊詳詩辭與大小雅相近歌詠其福禄爾和平樂易與前詩憂勤之旨遠甚詩人以木爲興其辭曰南南二南之南也於周南之詩而以南爲辭謂非詩旨不可也其文王受命作周之詩乎木之曲直其性也文王之王而屈於商紂有所服事而不得伸此詩人所謂南有樛木也木雖

有所屆而天下之所依係於周與周人所以尊事而玉之者自固結而不可解故首章曰纍之猶纏綿也二章曰荒之荒大也與文王荒之同辭卒章曰縈之不可而解也首章福履綏之綏安也福之所安受也二章曰將之將大也卒章曰成之王業至此而成也履訓祿其然乎後世襲之不以爲疑實與祿相遠且不類蓋履禮也上天下澤履文王雖受命作周猶以三分天下之二服事商紂上下之分固存克於書說辨其受命之後商自爲商周自爲周若二國然故商王周王並稱而不嫌所

以然者周之友邦尊事之心與庶商諸侯皆不可得強
同也故當時詩人以福履言之所以始安而中大終成
之乎

螽斯

螽斯羽詵詵兮宜爾子孫振振兮螽斯羽薨薨兮宜爾子
孫繩繩兮螽斯羽揖揖兮宜爾子孫蟄蟄兮
春秋之書螽者十有一其以爲災也審矣周南乃以與
后妃之美何哉春秋以其多而害稼詩人以其多而爲
子孫之衆其義異也詩辭以其羽之多然以其義詳之

非若百足之虫也冬螽止四羽所謂蝗者亦止四羽非曰羽之多蓋類之多也詩人取其蕃育之盛爾周之以宗強其本原在此錄管蔡之惡幾亡其宗國周公之大封同姓以蕃屏周晉與吳訖周之世八百年豈非螽斯之澤歟以詩人之旨求之大要是樂得淑女進御於君子大姒一以毋道均一之不見其為嫡庶之異其為聖賢不才不能比而同之而大姒所以子愛之者本無間故但見聖人之多男子而周家本支之盛如此此之所以螽斯為比也斯辭也非義所起其曰宜爾子孫者人皆知

其爲后妃之子孫莫別其爲嬪御之子孫故詩人以螽斯一之以宜爾歸本大姒如陳氏所謂歸其所自於后妃者也若不妬忌雖爲婦人之難事任姒之聖豈應以常人之情言之出序詩之辭不當以混詩人之旨也

桃夭

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之子于歸宜其室家桃之夭夭有蕡其實之子于歸宜其家室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

是詩如孟子大王愛厥妃之言當是時也內無怨女外

無曠夫與百姓同之者也若是則不必歸於后妃之不妬忌可也文王之時自無窮民詩人但見皷雍之民熈熈如此夫婦各安其居室其氣象如春風和氣中因桃夭而發興焉爾

兎罝

肅肅兎罝椓之丁丁赳赳武夫公侯干城肅肅兎罝施于中逵赳赳武夫公侯好仇肅肅兎罝施于中林赳赳武夫公侯腹心

兎罝與武夫扞城皆不相類借曰託興不應若是遼闊

也故朱氏謂聞椓杙之聲視其人則甚武可以扞城正以其事之不類爲此說以通之爾詩人之旨必有所在儒者自不思爾竊意詩之三章自椓杙至中逵中林此詩旨之所寓也兎狡者也其爲三窟豈當行道之中哉捕之者設罝於其窟之近地自中路至中林如此其多也喻狡焉思啓封疆者狡捷倏忽多爲之所而不窮其窟穴以爲利此聖人固圉之至忠也此文王所以待昆夷玁狁之道常扞蔽於平易近郊之地初未嘗搜剔巢窮窟穴求盡其類豈非聖人待夷狄之常道乎故其弋

夫之赳赳未嘗恃此以信威始之扞城中之好仇與夷狄雖仇敵而未嘗不以好接之不殄不隕之意至於戚行境外遠人之服乃以武夫爲腹心以保文王家若享太平之福此兎罝所以爲周南之詩歟

芣苢

采采芣苢薄言采之采采芣苢薄言有之采采芣苢薄言掇之采采芣苢薄言捋之采采芣苢薄言袺之采采芣苢薄言襭之

芣苢莫詳其的爲何草也陸璣所謂難產者亦恐揣摩

詩旨爲之説耳今方書治産不用車前子也然則詩人之旨且茲不可解抑岐雍所産非他方所有乎然則聖人取而列之周南若未見其可美也何以爲正風之大乎似若諸儒但述詩序之辭不詳求詩人之旨也詩人之旨不専在芣苢何以明之曰采曰有曰掇曰捋曰袺曰襭一一詩之辭如此而已故芣苢之上必加以采采二辭以婦人比芣苢則所以采之者非婦人也詩人之旨若謂婦人無全善也色非所尚而尚其德苟有一毫之可取后妃皆取而進之矣此寤寐求之之遺意也關雎

之永淑女至矣於寤寐不忘輾轉反側凡淑美之德有可
取者取之不容絲毫遺失矣是以采采之辭重不一而溥
言之辭各異詩旨之寓於菜者盡寡

漢廣

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漢有游女不可求思漢之廣矣不可
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翹翹錯薪言刈其楚之子于歸
言秣其馬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翹翹
錯薪言刈其蔞之子于歸言秣其駒漢之廣矣不可泳思
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詩之難知此詩是已道見游女將秣馬以從之此鄭衛之變風何以爲二南乎說詩者遞相祖述而不知其非止由序詩者不知詩人之旨所能知者漢有游女一句便執以起義後世儒者尊信太過不復致思自游女一辭之外他皆枝離其辭以從之矣曾不知岐雍之去江漢幾萬里而遥藉曰道化流行何獨踰越疆理獨取江漢爲辭周召分陜亦不至是他詩未嘗近似也惟江有汜託江汜以言嫡媵爾非若江漢之指也然漢水與江小大相遼當時依漢水以爲國者惟荆楚爾左

傳所謂漢水以爲池是也漢之視江未爲甚廣詩以爲

名蓋言漢之廣以明其不可泳爾詩凡三章章之末皆

同辭不少異一章以喬木發辭二三皆以錯薪發辭此

其旨也游女止是首章之一句安可以盡一詩之義乎

首章者詩人之本旨也似君喻楚之强悍驕亢不能屈

民故以喬木不可休息喻之薪比當時諸侯文王其傑

出於諸侯之間者也故言錯薪附近楚國者皆儉邪游

蕩之人不能應民之求故以游女不可求比之見文王

之興思將去江漢而歸周而不可得也言其不可則知

楚之暴虐域民以封疆之界如此其嚴也是以三章之末句不少異見歸周之至切漢水雖非大浸詩人以爲至廣矣一詩之句凡二十有四言不可者入焉楚去岐雍之遠猶若此當時諸夏之願歸于周者可以觀矣

汝墳

遵彼汝墳伐其條枚未見君子惄如調飢遵彼汝墳伐其條肄既見君子不我遐棄魴魚赬尾王室如燬雖則如燬父母孔邇

是詩自是商邑之民思歸于周之詩汝水疑是周境伐

其殺雖庶幾想傒文王而願見之也伐其木之枚不

蔽於所見故首章如飢餓二章望文王不以商周為異

而棄我也三章以文王為民之父母矣詩辭以彼我為

別故知其為商人之辭

麟之趾

麟之趾振振公子于嗟麟兮麟之定振振公姓于嗟麟兮

麟之角振振公族于嗟麟兮

麟非實致之祥非若魯哀西狩之獲也有文王之公子

公族公姓雖不果致麟不失為聖人在位之盛魯哀之

際雖眞致麟聖人蓋以爲不祥矣當文王時麟不實至何以知其趾之爲仁厚聖人者必知麟詩人以麟趾歌之吾夫子列之二南喻於麟之爲祥也多矣雖然角之與足豈不重於趾詩人以趾名詩趾豈貴於角乎蓋麟之至也以足文王之世多賢公子詩人取類謂其賢之多也詩人大旨以麟與文王李氏之說信也何以證之其下文曰于嗟麟兮歎美文王之在上也一聖人出而興於上而公子公姓公族皆爲大賢詩人歸其本於文王太姒故以終周南之什而爲之重歎焉

召南鵲巢　國風

維鵲有巢維鳩居之之子于歸百兩御之維鵲有巢維鳩方之之子于歸百兩將之維鵲有巢維鳩盈之之子于歸百兩成之

詩人以鳲鳩比夫人以鵲巢比國君詩序則以鵲巢爲夫人之德後之說詩亦混鳩鵲而言夫人曾不思詩人以維鵲維鳩並言謂太姒與文王同德也詩凡三章維鵲之辭不異維鳩之辭不同自御而成自居而盈始末之序其與夫人必然也不可以他辭亂之也鳩之均壹

鄭氏之説似非詩人之旨詩人之旨若謂鳩者呼婦逐婦之鳥有婦道焉後世詩人所謂鳩婦也詳觀羽虫未嘗混處鳩自能爲巢特拙甚爾抑歧雍有居鵲巢者乎惟杜宇寄巢生子爾鵲巢比國君而居召南之首亦猶關雎之首國風也亦四始也鵲既比國君是不以鵲言夫人矣何以名詩而首召南乎頌夫人而首召南可也文王自西伯興周而受天命鵲巢之詩作於文王初載天作之合之時造舟爲梁故有盈之將之之詞周之王業自大任以聖德興周而大姒嗣徽音以至於關雎之

歌后妃者其淵源有自來也有文王之聖而後大姒之德以成所謂刑寡妻者皆自文王出焉此鵲巢之所以名詩而不以鳲鳩者也詩人之旨終自精微非常人所能及耳太姒之聖未嘗有所作為而以拙享有成業致興周之盛是婦道之不貴於作為如此此可以為萬世法文王有其國家不以宮壼之事分其念慮內教陰德一出於大姒以造其極至此所以鵲巢名詩而首召南者也

采蘩

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于以采蘩于澗之中于以用之公侯之宮被之僮僮夙夜在公被之祁祁薄言還歸

此詩似若周人歌詠大姒共祭祀之詩先祭之時具祀事如此其蠲也二章共祭祀如此其專壹也末章共祭之容如此其雍肅也迨其還歸其盛德之容猶有可尚如此詩旨簡直醇素而大姒之德如文王肅肅在廟之時睟然之容視采蘋爲有間矣

草蟲

喓喓草蟲趯趯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亦既見止亦既
覯止我心則降陟彼南山言采其蕨未見君子憂心惙惙
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説陟彼南山言采其薇未見
君子我心傷悲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夷

此詩似與殷其靁相近此乃先焉者無怨懟也當文王
與紂之時文王為西伯固以急民為己憂矣周公謂曰
昃不食且不敢盤遊故召南之大夫亦以文王之憂民
為心不暇念其家室其妻念其夫以一見之為難既見
之以一遇之為難日見日覯則大夫之勤勞不遑寧處

之情悉見矣南山以南爲義蕨薇以養爲義不敢直言之者見文王憂民之深而未以民爲己任故召南之大夫任君之責隱然有至難者焉非若殷其靁以違去之爲辭也

采蘋

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于以采藻于彼行潦于以盛之維筐及莒于以湘之維錡及釜于以奠之宗室牖下誰其尸之有齊季女

采蘩之言簡而事尊采蘋之言詳而事卑詳其義玩其

辭序詩者謂此詩爲大夫妻其能得之矣大夫之家具奠於諸侯之廟制也則是詩若得於召南少從政者亦足以見文王時大夫之家事亦雍雍濟濟如王者之盛時被之歌詩二南之餘風如此也蘋藻非可食之菜不可食則亦不可薦詩人乃取以爲言何也明其至潔也託於至微也微者猶若此則牲牷俎豆如何其蠲潔如何其詳謹也此詩人之旨與積而上之則視滌濯奉絲祭服之事皆不必言矣

甘棠

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蔽芾甘棠勿翦勿敗召伯所憩蔽芾甘棠勿翦勿拜召伯所說

言召伯詩辭當文王爲西伯時使召公果分陝亦得稱伯乎若凡伯榮伯者天子之卿也是詩若後世追頌之辭思召公嘗聽訟於甘棠之下而愛其樹故以召伯言之以其分掌諸侯也後世採詩者崇異之次於夫人之後併以行露次之焉○南二十五有五詩皆室家之德惟兔罝甘棠行露羔羊殷其靁於風化之盛比物而有取於甘棠棠以甘言宜於政主典紂之事亦猶后來其蘇

之情被文王之澤如此其甘也召公以方伯之位聽訟于南國亦大國之卿也而舍于樹下東漢之初光武初興馮異不論功猶屏樹下人號大樹將軍當武人征伐之時猶以止樹下爲賢況以君命聽民訟乎其視暮宿州縣逼辱守宰何相萬哉

行露

厭浥行露豈不夙夜謂行多露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獄雖速我獄室家不足誰謂鼠無牙何以穿我墉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訟雖速我訟亦不

女從

是詩之辭其取義多不以其類誠有深遠而難通者焉說者强爲之說以通之欲其該貫無礙安可得哉誰謂雀無角是謂言其有角也誰謂鼠無牙則誠有牙矣安可得而一之速獄速訟與有家何預乎若說文及楊氏皆言鼠無牡齒也今牛羊唯下齶有牙頰車無之是以脣之附者爲牙故與詩旨相似而左氏又謂脣亡齒寒是以附於脣者爲齒也此皆相因而名皆可轉移義不在此也鼠之胎息前二牙已具故嚙物爲尤利以鼠爲有

牙而雀不可以為有角明矣謂雀有角甚於童而角也
此所謂不以其類者也竊詳此詩凡三章皆言聽訟後二
章言獄訟之情甚旨甚明露非可以行言行露者行而
沾露者也當文王之初紂在上虐被於民商俗之弊以
蕩陵德實悖天道怙侈滅義驕淫矜夸召公奉西伯之
命聽訟於民德澤所加止於行者而已其不行者與行
而不至者不能及也故其澤物如行人之沾露不能如
雨露之普澤也厭浥言露之沾濡豈不夙夜謂行者豈
不早夜而行乎所行之久者潤澤已多其不得行者勢

不及也當是時文王日昃不食求以和民猶勤勞若此召公爲之[illegible]相宜其夙夜而行也二章雀非可以角言雀鼠以至微之物其害於人尤切謂姦宄之輿嘗積出於[illegible][illegible]如雀本無角用其長於有角屋[illegible]以庇風雨而[illegible][illegible]穿之使人不能安其室家猶姦宄妄起獄訟使[illegible][illegible]於獄不使可安也鼠有牙者也鼠之有牙雖墉墻之厚亦必穿之猶甘鼠也謂訟之橫起不可遏者亦過之出於意外者也此形容姦宄之情者也所不易知者後二章之[illegible]句耳此亦不以其類者也詩人之旨謂獄訟之起

不過兩端威富而已故呂刑曰典獄非訖于威惟訖于富室家不足言絕于富也亦不女從言絕于威也經傳之言不足者皆不尽用之意猶百姓不足君孰與足非若世俗言人情之睽傷謂之不足也以此推之詩今之辭皆以其類特難知耳經傳之言獄訟不少惟此詩盡形容之妙乎凡詩自淺入深者甚多自深入淺者極寡此詩訟淺於獄也雀以角言理之所無也鼠以牙言理之所有也理之所無而曰穿屋事之常也理之所有而曰穿墉勢之非常者也亦皆形容姦宄之情也獄以究

其隱情訟以伸其可直者也興獄以徼利興訟以爲僞故有不足不從之異序詩者模倣二章之意謂興獄以偪婚何其遠哉

羔羊

羔羊之皮素絲五紽退食自公委蛇委蛇羔羊之革素絲五緎委蛇委蛇自公退食羔羊之縫素絲五緫委蛇委蛇退食自公

詩辭兼取素絲詩名專主羔羊合而言之實羔裘也詩名不以裘言獨以羊者非謂裘也凡言羔裘必有飾

羔羊之詩不以其飾也義止於羔羊也裘所以爲飾如
羔裘豹袪緇衣羔裘皆其飾也今無取其飾曲禮云凡贄卿
羔大夫雁士雉鄭氏謂羔羊群而不失其類比名詩之
旨取名詩以羔羊而解則爲裘素絲所以飾羔羊之皮
以爲裘五紽五緎五總以素絲爲之紽於潔白者也紽
潔白而絲毫無所累焉若李氏所謂不黨不鳴之義
皆備所以進退之間綽綽然有餘容雍容自得之意退
以食公可也由公事以退食亦可也夫裏無所累其心
衣賢之和如唐虞之際可謂盛矣以節儉正直爲言矣

乃少異乎詩三章皆以退食為言是詩人之所主者也羔羊素絲皆言潔白之純也卿大夫之潔備於其外猶或難信惟於退食而無私亦有雍容之意則非強勉矯飾之爲也所以申言之

殷其靁

殷其靁在南山之陽何斯違斯莫敢或遑振振君子歸哉歸哉殷其靁在南山之側何斯違斯莫敢遑息振振君子歸哉歸哉殷其靁在南山之下何斯違斯莫敢遑處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雷者驚遠而懼邇雷之出地萬物甲拆之始易之卦為
震其象為龍詩人乃以其聲之殷名詩何哉得非當文
王與紂之事乎文王爲天命所歸而紂居其上猶陽春
萌動於南山之下也南者君之南面嚮明而治者也其
取義之備未有若此詩者也文王有憂世之心求以感
和萬民而紂居其上文王不得大行其道而大夫之贊
化者亦不得自止於行室家之人思欲其夫遺而去之
此婦人之仁也若召南之大夫與文王同心同德則亦
如雷聲之動不容自止於行役之勤也

摽有梅

摽有梅其實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摽有梅其實三兮求我庶士迨其今兮摽有梅頃筐墍之求我庶士迨其謂之

是詩美男女及時其果足以為道化之盛乎勾踐一令之須亦足以至是文王之時無鰥寡孤獨之窮民者西土之民皆不至於無告豈以是為可美歟詩人之旨以文王盛時道化之純格於閨門之邃雖女子之微亦能安於閑闥當婚姻失時之後猶以禮節自守不輕有所

從三章皆以梅之摽喩婚姻之失時以求士喩女子之未有行不言男之求者道化以格於女子爲難也天下之治雖婦人女子皆有風節天下之亂必淫風大播而後禍亂遂成故鄭衛之風與西漢備書諸王之淫亂其垂訓之旨一也此詩首章於庶士之中迨其吉者所擇矣二章迨其今者爲三章起義於急之中以迨其言之合說不以從之爲辭是強委禽而不得者也此詩人所以形容道化之格出於女子之自定非父母保傅之所能及也按鄭柏舟韜辭有摽毛氏曰摽摽拊心皃由是推

之摽非可以落殞爲訓字亦從手以拍拊推之殆太息之
意太息悔之所存已不多矣故曰摽有其有者七有者
三而已塈則盡矣

小星

嘒彼小星三五在東肅肅宵征夙夜在公寔命不同嘒彼
小星維參與昴肅肅宵征抱衾與裯寔命不猶

星本不可以小大言均爲二十八宿而有小有大有明
有晦有隱有見未嘗以此異其義采小者爲嘒亦三星
也至大者爲參伐星家謂之大辰乃不言者義不在此

詩人名詩自有旨也本不指言其星也嘒微貌而曰三五在東日初昏星初見三五數點見於東方至夜而漸進而南故曰肅肅宵征參昴當昏時亦甚微比女御之進見易所謂貫魚以宮人寵者魚貫而進如星之宵征雍雍肅肅文王宮壼之遠如此其嚴肅也亦幾於帝舜釐降之時以命爲貴賤之命者後世之俚辭也古者安得有此堯以二女妻舜舜不以姊妹之故使之離也猶爲之分別書謂之釐降離騷曰湘君湘夫人春秋時諸侯嫁女同姓媵之媵與夫人貴賤定矣豈以星爲數乎

知其命有貴賤後世之末習也安可以溷詩人之正經乎此詩所謂命者分位之命也以其命為不同者言之之常誼詩人以明文王宮壼之粹此所以能書畫歟

江有汜

江有汜之子歸不我以不我以其後也悔江有渚之子歸不我與不我與其後也處江有沱之子歸不我過不我過其嘯也歌

以詩之章次言之睽之淺者合亦淺睽之深者合亦深乎此又詩人微攷者大淺測之始不宜戚戚也

野有死麕

野有死麕白茅包之有女懷春吉士誘之林有樸樕野有死鹿白茅純束有女如玉舒而脫脫兮無感我帨兮無使尨也吠

說此詩者似若以死麕況強暴以白茅況貞女無使尨吠為惡無禮諸儒所以祖述而不能異也以詩辭求之大抵皆室以死麕為強暴曷為包以白茅乎故王氏謂白茅為禮之薄豈理也哉既以死物為可惡曷使尨之吠乎圉於亭詩之辭不求詩旨焉爾古者不以死為惡

也帝舜以一死爲贄見之禮者雉也禮以狐死正丘首
爲仁皆以死爲義據此詩麕鹿亦乾豆之物上殺以
上帝宗廟麕鹿以祀天豈非白茅之所包乎大過之
六曰藉用白茅孔子曰茅之爲物薄而用可重也
愼斯術也以從聖人之言豈自相背戾乎由是推之
詩兩章以女與死麕死鹿並言非以死物爲可惡
是以包之束之以白茅其爲況吉士其明所以
死麕者謂女子爲御麕於林野之中有死麕焉二
吉者求之所以自勵者愈固歟曰包曰束也

所服舒之者繼包束而言舒其所包也帨不可感尨不可驚況於人乎詩人形容貞女之自處者殆有文蝱之聲不挫其精者焉此所以爲二南之化乎無感我帨猶舉扇障塵也無使尨吠猶獬豸觸邪也林猶大姓也樸樕猶賤家也家無小大而貞女之風皆有不可干之節

何彼襛矣

何彼襛矣唐棣之華曷不肅雝王姬之車何彼襛矣華如桃李平王之孫齊侯之子其釣維何維絲伊緡齊侯之子平王之孫

名詩之旨若與變小雅何人斯相近皆以設問名詩也設問者有不盡言之意是詩似若見王姬之車儼然而起崇敬之心西土之人尊崇文武未施教於民而民敬故以名詩又以曷不肅雝爲辭蓋是王姬下嫁國人覩其車服尊敬之心油然而生見於歌詩殆與文王已受命者無異其列之召南之末者見此時文王之功德已爲南國之所推尊其視周南后妃之化若相似然也

騶虞

彼茁者葭壹發五豝于嗟乎騶虞彼茁者蓬壹發五豵于

以乎騶虞

騶虞之爲義獸其可信乎使誠有之抑亦恠矣聖人之所不語也況編之於正風乎然天下固有出於常情之外者近世廣中一郡虎患甚熾忽有所謂神禽者飛而啄虎羣虎皆盡守臣繪以爲圖以爲大祥以此推之庸或有焉不敢輙以爲無也但以詩辭推之則似不然于嗟乎騶虞是指一發五豝爲騶虞之仁也如以爲義獸豈有一發之理哉黃櫄謂騶爲徒御之騶虞爲山澤之虞明矣嘗留蒐田時庶類蕃多一發而得五爲騶虞者乃

不以多取爲利詩人所以歎美之騶虞以多得爲利也猶若此見文王之化行於小夫賤隷不要約而信也宓子賤之化單父猶能使夜漁之格況文王之時乎此理甚正而順亦聖經之正誼也

成化丁未七月十又九日雨過新涼黎人閒閱丰

初三日後復遍觀一過因書以紀歲月云 寬

詩說卷第一

詩說卷第二

信安劉克

邶風

柏舟

汎彼柏舟亦汎其流耿耿不寐如有隱憂微我無酒以敖以遊我心匪鑒不可以茹亦有兄弟不可以據薄言往愬逢彼之怒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威儀棣棣不可選也憂心悄悄慍于羣小覯閔既多受侮不少靜言思之寤辟有摽日居月諸胡迭而微心

之憂矣如匪澣衣靜言思之不能奮飛

三衞之次于二南而先于王風儒者略之何哉據詩記引鄭氏詩譜言邶鄘衞皆紂畿內之地武王封武庚為殷後三分其地置三監南謂之鄘北謂之邶東謂之衞成王既黜殷命伐三監更置三國建諸侯以殷餘民封康叔于衞後世子孫并彼二國混而名之衞政衰變風作〻者各有所傷從其國本而異之朱氏曰必存其舊號豈其聲之異歟然則三國之說亦莫明其所以異也況能如其次二南而先于王風乎

克以書攷之周公伐三監之後至康王之世四十餘年天下雖盡為周未嘗一日強名其臣民以為周也止曰商士商民者不奪其忠于其主之意遠在成周者三后治之存于商邑者康叔治之康叔所治制于酒明于羿者皆以商民漸患之故此其見于書者也以類推之康叔因其地與民必將如成周表宅里殊井疆者為是以為邶鄘也若馴而仍化者則為衛、則周同姓之國王室之民也邶鄘之終始乎商民者周家亦不強而一之于衛也此聖人之所以為不可

及亦猶書之終始乎商士詩之殷士膚敏祼將于京欲吾夫子既詳之于周書之序是以于詩祇以邶鄘列之而義自見今攷其詩言之所謂淫亂者皆邶鄘之風于衛不預也衛有康叔之化已革而從周者也書之言商俗詳矣未嘗微及其淫亂邶鄘不率而有奇伎之餘風故末流大為淫亂宜不可混而同于衛也然邶鄘淫亂之風多衛之公室也非皆民風蓋君有道則能以上率其下君无道乃以上而化于其下聖人原其所自來故以為邶鄘之流化而然非若竹

竿河廣有不爽之鄘也周公既不強一其民以為周是邶鄘之為商猶前日之世吾夫子豈得不承其法而少寓不忘先代之意是以列邶鄘于衛上併次于二南先于王風者用存商之盛心也何以証之曰邶鄘寔統于衛周封國之制也今詩以邶鄘先于衛者不忘先代所以存商也此吾先聖刪詩之旨也且邶鄘之栢舟皆二國之風尚不可混況于衛乎邶鄘首篇皆以栢舟為興義宜不相遠檜栢松均也獨取于栢者豈離騷香草之義乎首篇宜有大旨而他詩附

焉者也先儒皆未之及訓詁所不及其可臆也擴乎我之言松柏衆皆木之堅久者也二詩之旨亦略相似得非堅久之義乎味其詩辭前邶風五篇如出一人之手皆莊姜之詩也後世但以慍于羣小一辭遂以仁人不遇小人在側起義若此則與澣衣卷轉遠矣莊姜不見荅于衛君莊姜賢而文故志節不回辭多嘆息首章汎舟人汎之也汎汎流之汎也委身于勢不可得而為也憂之深非酒之所能銷也二章鑒取其自明兄弟取其義絕而无助歎想而横被謗也

三章言守節不回以禮自謹而已四章言嬖寵之愆
憂且恐也五章言日月易久浸漬之深以大明之光
浸已微滅而不見察此即與日月之詩乃如之人兮
指州吁同辭我身如不澣之衣被以汙濁而不可解
免憂憤之情而不失其正閨門之美行也是以為三
十九篇之首歟

綠衣

綠兮衣兮綠衣黃裏心之憂矣曷維其已綠兮衣兮綠
衣黃裳心之憂矣曷維其亡綠兮絲兮女所治兮我思

古人俾无訧兮絺兮綌兮淒其以風我思古人寔獲我
心
竊詳禮服未有以綠為衣者惟綬則用之亦下体之
背也本以為綬而今　為上体之衣所以渝州吁之
毋上僭之甚也故前二章皆曰綠之不可以為衣也
綠既為衣則黃中之色不容不降初降而為之副所
謂裘也再降而為之下所謂裳也三章反覆以綠為
言見名詩之旨矣自咎其馴致此患非他人也我不
能正其色于未染之始今但當以古人自力使不得

而加喙

絡于凄風之時固不足以禦寒矣

自強不改其度此我中心之所存

之道乎莊姜之文之德其懿矣乎所

嘆也使其望々乎深明其序以正主妾

微矣莊姜之心益不以也衛武公在位

餘義存于詩衛々所謂睿聖武公者也莊

似內嬖之盛以蓄州吁之禍莊姜之處此

人之賦見美于國人而已其憂州吁也

王政不行庶孽之干嫡以敗國

限何如其

熒立之載書

之極聖人列此

所聞世其于嫡庶之亂國遂而不亡其存

而正之首止之會

此鄉之風淫亂

之子于歸遠送于野瞻望弗及泣

之頏之子于歸遠于將之瞻望

于飛下上其音之子于歸遠送于

南瞻望弗及寔勞我心仲氏任只其心塞淵終溫且惠淑慎其身先君之思以勖寡人

是詩之為莊姜送戴媯以左氏所書言之旨皆合其所可嘉莊姜以正嫡名戴媯之子完完立而見弒戴媯畏逼復歸于陳莊姜以正嫡與戴媯相與如一觀差池頡頏下上之詩如二夫人然不以嫡自居如此觀塞淵溫惠淑慎之詩戴媯之賢亦足以上比莊姜衛莊公室　盛如此莊公不知所以處　之道使嬖寵其　莊姜能以御衆以文為以順勝蓋一

時之盛美也嬀之可歸而莊姜之能立者求之于
詩而可見何　詩以燕燕者去來皆以社[illegible][illegible]
詩人謂戊日燕重來常與鴻相避燕因時而歸者隨
時者也謂桓公死戴嬀不得而安也莊姜夫人居正
嫡之位不得而去也卒章曰先君之思以勗寡人若
所謂寡小君以先君而自勉不以禍難為可免也此
詩人之旨欲君以詩序歸妾之肄而欲廢公羊毋以
子貢之義則亦何取于儒哉

日月

日居月諸照臨下土乃如之人兮逝不古處胡能有定寧不我顧日居月諸下土是冒乃如之人兮逝不相好胡能有定寧不我報日居月諸出自東方乃如之人兮德音無良胡能有定俾也可忘日居月諸東方自出父兮母兮畜我不卒胡能有定報我不述

是詩四章皆以胡能有定為辭每章之發語不同此言皆同者詩人之本旨也以左傳所書攷之正與此合州吁弒桓而立不能和其民國人皆將一矣州吁之與不[illegible]比而求定其位者無遺慮焉其告于

宋請伐鄭而　陳蔡從于是宋衛陳蔡伐鄭秋復伐
之猶以未能和其民為憂則州吁之不能定其　其
急甚矣石碏給其子使朝陳以請覲者因其急而使
之覲其仇也陳國戴嬀之見逼而往歸之國也陳之
從于伐鄭其情未可知其戴嬀之歸必仇州吁者也
州吁如陳以求定其位急而不暇顧謂陳衛方睦嘗
從我伐鄭而不見仇也于是石碏之智伸矣以此觀
之則莊姜此詩之旨坦然言辭皆曉暢不待強為之
說也日月名詩者猶非一朝一夕之故弑逆之漸有

自来也首章言莊公在位宜照臨其奸慝也乃如之人指州吁甚明安有指其君若此之輕乎逝不古處謂嫡庶之分其失已久州吁在位莊姜君母也寧不我顧不顧其有定也二章言莊公在位足以覆冒一國州吁自始固不相好矣三章德音無良國人疾之也俾也可忘寧使之忘我也報我不述者謔浪笑敖不可稱述也若日月之出自東方言日月初出之時可以早辨也莊姜賢而文此詩亦備見矣

終風

終風且暴顧我則笑謔浪笑敖中心是悼終風且霾惠然肯來莫往莫來悠悠我思終風且曀不日有曀寤言不寐願言則嚔曀曀其陰虺虺其雷寤言不寐願言則懐

名詩之旨鄭氏之説爲勝古之名風者多失本有言終風者以其終朝之甚爲不止息之義甚明故爲霾爲曀爲雷皆以且言之謂其滋甚也以其事求之戴嬀生桓公莊姜以爲已子則桓公非庶子乃嫡子也嫡子之位宜立非與州吁均爲庶子而論其長少也

桓公之立以莊姜之故可以加于州吁者嫡也州吁弑桓則逼莊姜矣在戴嬀尚薄戴嬀猶不得安于其位而大歸于陳莊姜送之而燕燕之詩作且有泣涕如雨之辭日月之詩又曰寧不我顧寧不我報其于毋子之睽可勝言哉楊氏猶以毋子之道言之亦不知務矣首章已以謔浪笑傲為言此州吁上烝之意也二章言靈其晦冥之氣也二章意必浸淫惠然肯來豈弟

乎意然若有惟然之意故莊姜已之以莫往莫來也我方以此感動而思先君也寤言非

寤言也寤寐之中而有言者長心病風者也嚏則吐

其氣

愫則併與聲不復出矣莊姜之傷悴

如此也

擊鼓

擊鼓其鏜踴躍用兵土國城漕我獨南行從孫子仲平

陳與宋不我以歸憂心有忡爰居爰處爰喪其馬于以

求之于林之下死生契闊與子成說執子之手與子偕

老于嗟闊兮不我活兮于嗟洵兮不我信兮

州吁之伐鄭閔思之情也鄭太叔段之將襲莊公莊

公克段〻之子滑奔衛〻人為之伐鄭取廪延明年鄭人伐衛及州吁之弑桓而自立也將脩怨于鄭而宋公子馮奔鄭〻人將納之州吁使告于宋曰君若伐鄭以除君害君為主敝邑以陳蔡從故宋陳蔡衛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序詩者見其有從孫子仲平陳與宋遂以為詩序而不原其事也諸家作平陳于宋託于宋而與陳平其于辭義通暢且足以明州吁

但陳之仇怨非宋之伐鄭所能平尔州吁之立在其秋九月衛殺州吁夫討其用兵首末

四閒月耳傳有弗戢自焚之語詩序有用兵暴亂國人然

詩攷之怨在州吁之逆不專以其用兵之久也其曰踴躍用兵此衆仲所謂以亂者也納鄭公孫滑而取廩延者桓公也州吁弒桓矣州吁之脩怨與滑同惡也師本伐鄭詩人乃曰平陳與宋豈惟蔡不與爲殆是來本無意于伐鄭而州吁導之以伐鄭也宋寔用師之主又嘗乞師于魯矣陳嬀之娣生桓公而州吁弒之戴嬀已歸于陳終之圖州吁者陳也是州吁之忌陳而陳之仇州吁寔深宋爲師主

聽州吁之言而黨惡者矣州吁之欲自結于宋者尤重故詩人略他國專以陳宋為言序詩者襲其言實不能知其情詩之肆者無恐意特不為州吁用命耳為之將者州吁之黨也踴躍用兵者其好兵之情師出無名國人不與也二章言公子仲遂其惡也三章以下王肅謂與其從軍者訣別室家之辭誠若有之契闊二字要未易知以末章于嗟闊兮推之則二字之旨

若言生死相去之遠闊也不可輕相弃也故下三句云尔洵之訓遠他無可證詩人多以

洵為信室家相悅之情如此而不將伸者也衛人不為州　詩具見吳州吁之見仇于陳者深交于宋者淺故詩人以平陳與宋為言

凱風

凱風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夭夭母氏劬勞凱風自南吹彼棘薪母氏聖善我無令人爰有寒泉在浚之下有子七人母氏勞苦睍睆黃鳥載好其音有子七人莫慰母心

以詩辭求之莫見其母之不安其室也序詩者例以

衛之淫風言之及末章有莫慰母心之辭遂謂其母之不能安室也然以事推之一母而鞠七子誠為勞苦也失其長育者七人其間豈皆長育我由是言之七子皆相若念其母之至勞而為此詩也首章言棘心次章言棘薪皆以棘為言猶叢棘也艱難之所取喻也風之育物豈有所擇言艱棘之中有所長育昔之棘心今為薪矣喻其母之勞也寒泉在浚之下者水經[illegible]鄭地為濟水濟行乎地下為黃所謂入于河溢為滎泉又出于浚之下水之行乎地下隱

状不覺大勞不知猶母之勞苦今爾不見也黃鳥好音也予句也以悅其母可以人而不如鳥乎當相與懟論其心可也果使母有不安之意豈不幾微見于言辭哉

雄雉

雄雉于飛泄泄其羽我之懷矣自詒伊阻雄雉于飛下上其音展矣君子實勞我心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忮不求何用不臧

雉雊之詩殆不可曉往〻序詩者不能知直以衛之時事演為此辭庶幾于一中亦詩之辭旨皆所未有也窃詳求之詩以雉為名按潘安仁射雉賦延丘陵以經略兮畫墳衍以分畿徐爰注曰雉一界之内以雉為主餘者雖衆莫敢鳴雉也賦又云樑雄妬異儵来忽往注曰樑擊搏也聞他雉鳴擊搏其雌儵忽来往此賦所謂耿介雄僞也詩人不浪名詩雉特以雄名蓋物性自有特異者如鴛鴦之不析偶欵合詩之四章求之無淫亂之風而有貞一之旨義以雄雉為

主前三章皆雌雄專一之情未嘗有他志也首章言雄之求偶如此我懷此志自成阻隔也二章雄求之切我聞其音思之勞結也三章日月之久不得合偶以居也卒章則秉志之純凡百君子我皆不知其德行如何但秉此一心內無所忮外無所求則无往不善矣自勉以堅守也此志少差則自陷于善惡安在哉此女子屬心于吉士之情若後世崔護覓水之風之類世自有若此者不可盡非也樂府之有雉朝飛者蓋男子之事不以雄為義徐爰謂晉渡江後此藝

仍廢訖今寨鈇其事覽賦莫曉故記所聞此固近代說詩之所未詳歟

匏有苦葉

匏有苦葉濟有深涉深則厲淺則揭有瀰濟盈有鷕雉鳴濟盈不濡軌雉鳴求其牡雝、鳴鴈旭日始旦士如歸妻迨冰未泮招、舟子人涉卬否人涉卬否卬須我友

詩辭專以濟與雉爲言而詩名則一語之外無餘辭殆是專刺夷姜而以罪宣公者重也以雉言者其情

起于夷姜也故以求壯為言詩人之法備矣匏以葉言不以瓜言時之早也謂宣公之年尚少葉猶苦念不及于食也言宣公無上烝之理也濟水雖越其度行于地之上本不可涉也乃宣公不計淺深而涉之為宣公不能以禮自制所以致衛國之禍敗幾于喪亡者夷姜寔為罪魁使夷姜以母道自居萬一有似于莊姜則何由至此宣公不自制以禮固大罪也情必有所起為匏不食之物孔子曰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亦此義叔向曰苦匏不材于人供濟而

已章昭言之甚明首章亟言者以匏濟水耳匏未可
濟而急于涉故曰厲揭今則食其葉而忘其苦其上
烝之溺乎此則罪宣公也自此以下罪夷姜也則取
匏葉之義矣又濟之為水行乎地中溢而出乎地之
上水經之所著也禹貢曰導沇水東流為濟入于河
凡水入江河則同流以入海惟濟為四瀆獨至于海
不附于河故曰入于河行乎河之下溢為滎又行于
地中東出于陶丘北此所以取喻于濟也濟與漢皆
行地之下濟水之性本行地下若盈溢而出于地則

非其分濟以盈言猶禹貢言溢爲滎也濟盈謂濟于地之上不安行于地之中若夷姜是也濟之爲盈猶不至于濡軌令夷姜之惡殆又過之不能自制其聲音至于求其牡爲夷姜置幽處者也而以色售猶雉雉不當鳴而鳴也濟而有揭淺爲其善于偷夷姜乎宣公不宜涉也涉而有揭厲爲不擇深淺必涉而已宣則非也況淺至于濡軌乎軌以道路言猶凡軌之路也惟軌不濡他常之淺矣雉之求雌常也鷕之求牡甚矣有鷕雉鳴雌不當鳴而鳴以求牡夷姜不可勝

罪而宣墮其奸矣此誅其情也夷姜之不免于縊天誅之也詩人盡人之情類如此是二章無餘蘊矣三四章乃以禮正之雁有別之禽雝雝和也言宣公夷姜之相得也何如徒時以行夫婦之禮乎乃若是亂倫亂舟子之喻亦所以畢涉濟之義再言人涉卬否卬之訓我似若無據以招招求之亦若卬首之卬以招之切也招之切而人亦涉之否情雖切必得友乃可與濟須其友則有同舟者矣上烝者未必有與同者疾之甚也

谷風

習々谷風以陰以雨黽勉同心不宜有怒采葑采菲無以下体德音莫違及尔同死行道遲々中心有違不遠伊邇薄送我畿誰謂荼苦其甘如薺宴尔新昏如兄如弟涇以渭濁湜々其沚宴尔新昏不我屑以毋逝我梁毋發我笱我躬不閱遑恤我後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何有何亡黽勉求之凡民有喪匍匐救之不我能慉反以我為仇既阻我德賈用不售昔育恐育鞫及尔顛覆既生既育比予于毒我有旨蓄亦以

御冬宴尔新昏以我御窮有洸有潰既詒我肄不念昔
者伊余來塈

谷風之為春風習〻之為舒和緎莫諧其為不然也
然詩之名谷風者二其發語之辭又同其為衰世薄
俗夫婦義廢朋友道絕又同安持強以為和舒之時
哉此詩六章〻八句以其章言之惟有相聯屬者大
抵皆四句叶韻其義皆屬辭皆相應令圓不敢妄易
毛氏章句但不容強相聯屬詠名詩之旨其伏山下
有風蠱乎風撓萬物者也在山下為蠱壞之象谷固

山之回環者也風之回旋于山谷之中物之震蕩撓亂可見也此詩序所謂衛人化其上也宣公之烝夷姜上烝之妻也于宣姜又于伋之妻也皆不得正其夫婦之名宣姜縱而夷姜縊序詩者遂起此說尔自古夫婦多不可以常情言此詩之辭其妻之賢而見弃于夫秉心純一終不能離世之佳人命薄類如此拌詩之辭非身當之不能道也首章初婚之時惟恐違其怒也下体不必以辭害意采其大義無責小疵之意違猶禮記舅姑承子以授壻恐事之違也二章違

下缺三頁

以達言而柳弁矣荼其枯新昏之人乎此必有二妻故以新昏言之涇以渭濁程氏之言得之渭本清而東瞿則赫如後熱跛踏新昏爲言宴于彼不屑于此之三章言人才各有所處如榛之在山苓之在隰也容易地其美人之在樂舞者本宜薦之王朝者也諸侯得人而薦之天子周雖未遠亦衛之西也明非侯國所能用也萬舞之人雖賢未必盡是詩人與息其人美之不嫌其遇也

泉水

毖彼泉水亦流于淇有懷于衛靡日不思孌彼諸姬聊與之謀出宿于泲飲餞于禰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問我諸姑遂及伯姊出宿于干飲餞于言載脂載舝還車言邁遄臻于衛不瑕有害我思肥泉茲之永歎思須與漕我心悠悠駕言出遊以寫我憂

竊詳詩辭益見以義自斷絕念于父母之國也首章言泉水之流于淇以泉水自況亦歸于衛國之淇謂女亦思念其家將與謀之二三章均為遠父母兄弟而去衛之初也還車之遄臻于衛已將全出遠之義

矣四章思泉水之肥遊者不可復返也永歎而已思衛之邑心悠悠不已無時而可忘但當出遊寫憂而已非以義自斷乎是必與載馳同旨也矣

北門

出自北門憂心殷殷終窶且貧莫知我艱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王事適我政事一埤益我我入自外室人交徧謫我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王事敦我政事一埤遺我我入自外室人交徧摧我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

此詩之怨何其事之淺而志之深乎詩凡三章已爲我之下三句皆同其憂憂之端既已隱而不發謂人莫之知猶可也二三王事政事之勞內不能得于室家乃同歸之于天夫乃望于怨而市于色乎聖人存之以示萬世必有未易知者此詩當以郭林宗之言求之其憂漢之亡乃以吾晝觀人事夜觀天象天之所廢不可支也何爲栖栖不遑寧處如此其言簡直易見詩終幽微難明也且以北門名詩其發語曰出自北門憂心殷殷貧窶矣微子去殷之心也宜室人

之不知也王事猶晝觀人事也政事猶夜觀天象也室人交謫猶栖栖不遑寧處也故皆以己為我之倅但斷而歸之于天爲賢者憂世之心其切如此

北風

北風其涼雨雪其雱惠而好我攜手同行其虛其邪既亟只且北風其喈雨雪其霏惠而好我攜手同歸其虛其邪既亟只且莫赤匪狐莫黑匪烏惠而好我攜手同車其虛其邪既亟只且

詩以為虐莫可知也以雨雪之飄言之耳然以為歲

暮時感國家將亡之兆亦可但威虐之政他所不可
知危亡則信矣同行同歸同車此同舟遇風之意其
疑辭也其可以虛徐乎勢既急矣是亦見幾者也

靜女

靜女其姝俟我于城隅愛而不見搔首踟躕靜女其孌
貽我彤管彤管有煒說懌女美自牧歸荑洵美且異匪
女之為美美人之貽

此詩似不可臆測之說姑疑可也姑以詩名詩辭近
似者言之以俟知經者可也以靜女名詩其必有靜

尊之德可以言而不可即者乎首章俟而不見固不
負名詩之義矣二章所貽者彤管其持以禮法自守
不可越也此靜女之所以為美也三章再申言其美
者信其為美也自牧歸荑若女子所歸之路：已美
矣非後俟我不見而已絕而不來久矣此其為美且
異也非以此為女之美也美其所以貽我彤管果能
以禮法自持如此也此所以為靜一也然而此詩乃
曰俟曰貽猶有積爲何也有所接而能堅確自固所
以為鄭與德也女雖深處苟非大家亦有不能不接

者爲西晉鄭夫人因汲水無旁視而王導納之爲婦
者也

新臺

新臺有泚河水瀰瀰燕婉之求籧篨不鮮新臺有洒河
水浼浼燕婉之求籧篨不殄魚網之設鴻則離之燕婉
之求得此戚施

以詩之三章推之前二章不鮮不殄疾宣公也籧篨
之人已不鮮不殄謂既老且病而不死也于時宣姜
固有求伋子之心非若他日之構伋子也末章宣公

已有以得宣姜鳩雖于網不復有伋子矣由是推之

孔氏所謂未至衛而要之者似若有之鳥魚網之設

與燕婉之求皆初要伋子之辭也河水雖感興而言

亦國人思所以流其思之意

二子乘舟

二子乘舟汎汎其景願言思子中心養養二子乘舟汎

汎其逝願言思子不瑕有害

伋壽爭死亦已奇矣傳之外推此時尔不得與中生

同晉獻可以言而不言衛宣不可以言者也皆可以

無死、傷勇矣彼不將為奔壽不將為弟者所害者大也詩人以乘舟為言者彼以妾故壽何為我疾宣公之甚也謂二子所遭不同而俱為宣公子將陷溺于巨浸之中無畔岸矣是則可哀也明二子所以死之心也國家之禍如此去將何所之乎首章汎、其景二章汎：其逝矣國人皆言其不可忍也彼不逃父之命壽不陷兄于死雖無小瑕而有大害矣

鄘風

栢舟

汎彼栢舟在彼中河髧彼兩髦實維我儀之死矢靡他
母也天只不諒人只汎彼栢舟在彼河側髧彼兩髦實
維我特之死矢靡慝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名詩與邶鄘同而義與邶異者栢舟之在河也舟木有
無水而可行者明舟之不可出乎河也猶女之不可
出乎大家也之死者猶言至死也矢信也慝過也母
憂其御之難全慮其有失故以死自誓而謂其母之
不信乎人也故誓言之栢之為木堅久者也殷人以
為社有美質者也

墻有茨

墻有茨不可埽也中冓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醜也墻有茨不可襄也中冓之言不可詳也所可詳也言之長也墻有茨不可束也中冓之言不可讀也所可讀也言之辱也

名詩之旨如毛氏反傷墻之說固善似亦未暢以其言之不可而不言于墻茨何與乎似是踰墻相從之意故有取于墻書垣墉堅茨若探扃重門之意也詩人謂人之居室所以為比者備盜也猶說難謂不葺

將有盜是也今之公子頑乃自居中冓而亂其室盜不但外至墻茨皆無用也詩人疾之謂墻之上加茨爲可盡去也中冓之言其所不可形言者人盡知之何以墻爲又何以茨爲所以然者宣姜本為伋妻而從于其父又與宣公搆伋子而殺之醜也甚矣逆宣公子死朔爲君又通于公子頑而生五子宣淫于天下五子又皆聞于一世則中冓之言尚可掩乎此詩人所以欲掃除而杙墻茨以為鋒也不可道猶女之眈兮不可說也

君子偕老

君子偕老副笄六珈委委佗佗如山如河象服是宜子之不淑云如之何玼兮玼兮其之翟也鬒髮如雲不屑髢也玉之瑱也象之揥也揚且之晳也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瑳兮瑳兮其之展也蒙彼縐絺是紲袢也子之清揚揚且之顏也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

說此詩者若謂宣姜宜與宣公偕老也以其事攷之則似不然州吁弒桓公伯立石碏使陳討其罪名公子晉于邢立之是為宣公宣公宜將未婚于其上烝

于衛姜且生伋子又公為伋娶于齊而美宣公要之是為宣姜計其年齒公固宜長于姜三十餘年矣又非衛姜之比不待以夫婦言相期于偕老也詩人以偕老名詩為宣公實長之齒相遠之甚也以詩辭攷之則信以姜之鬒髮而配公之皙也是一老一少不相等如此詩人謂夫婦之道當如初昏之時備夫人之禮服故曰象服是宜可也今也老穉不相等可謂不淑矣云當如何我二章復言揄翟之盛鬒髮之宜而公之須眉已白而可以為天為帝乎三章言子之

清揚顏宜過于哲矣展如之人指宣姜褫爲圖色故
宣公卒公子頑烝之而生五子討其當宣公卒之年
總三十歲也詩所謂服飾之盛皆夫人之服也委委
佗佗似若夫人宜此服非謂人君之德也

桑中

爰采唐矣沬之鄉矣云誰之思美孟姜矣期我乎桑中
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爰采麥矣沬之北矣云
誰之思美孟弋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
之上矣爰采葑矣沬之東矣云誰之思美孟庸矣期我

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詩章之同辭者多矣未有以中間一辭名詩者以前三句爲名者有矣此詩前四句之義皆無取焉後世之言淫奔者必以此詩爲首談鄭衛之音莫先于此其爲變風未有加焉何也墻有茨至于不可形言乃不以爲先此詩章七句其言采與思者皆男子也當要送者女子也男子之情未有無故而能通者必女子先爲故強暴不加于貞女若善學柳下惠則男子之奇是也故此詩以桑中爲名始于女子者詩人之

微音也秋胡採桑婦也而為百世稱者為文王之化以形于婦人女子者為極至亂世之風必自淫奔始也是詩首章以姜為言姜齊姓也按衛宣姜與魯文姜皆齊女皆隐桓之世時不詳宣姜果為齊僖公之女乎文姜之惡書于春秋甚詳宣姜之惡尤詳于詩魯之禍薄于衛者衛國之人化之甚也

鶉之奔奔

鶉之奔奔鵲之彊彊人之無良我以為兄鵲之彊彊鶉之奔奔人之無良我以為君

詩以二禽為比其詳其孰為宣姜孰為公子頑也詩人必有所指以其句指言之豈二禽之相為配偶乎觀羽狀之孳尾未嘗不從其類鶉未必果與鵲合詩人俞其非類耳猶宣姜之與公子頑也罪宣姜之甚故以名詩思姜之靡也召南亦以鳩鵲與文王大姒二禽亦未嘗離處其巢詩人之旨自有所主不可以此言宣姜首悖其夫急子而從宣公中又搆而殺之終又為公子頑之室生五子雖以衛武公之聖一再傳而亡其國一婦人之惡也其禍與陳夏姬相若已

事之鑑安可枚數哉

定之方中

定之方中作于楚宮揆之以日作于楚室樹之榛栗椅桐梓漆爰伐琴瑟升彼虛矣以望楚矣望楚與堂景山與京降觀于桑卜云其吉終焉允臧靈雨既零命彼倌人星言夙駕稅于桑田匪直也人秉心塞淵騋牝三千

衛自康叔至于莊公四百餘年未嘗有變故一觴于宣公之淫泆宣姜又無人道宣公在位十八九年惠公首末出入三十年公子頑在中冓時也見閔公二

年齊人殺昭伯以烝宣姜狄遂滅衛一宣姜之禍衛患如此齊威公之立戴公戴公不踰年而卒遂立文公自徙楚丘至于城楚丘三年之間新立之國已致殷富騋牝三千雖美之之辭未必其寔而九年三十來季年三百乘則其寔矣按衛宣公在位與齊僖公胥命于蒲矣又嘗與齊鄭宋盟于惡曹矣又嘗入鄭伐鄭盟及厘伐盟向戰郎其所以立國者未遇于弱也其子惡公不能定其位懿公立八年而見殺于狄非有齊國衛遂亡矣由是言之一宣姜之禍淫亂于內雖

有他善不撤于亡然後知正身正家之道不可不謹如此一宣姜之無道風俗大壞衛幾胥而為夷一文公之主國三年而過其楷聖人備著其事使後之為國者知致亂如此之易致治亦如此其速衛之國風豈徒列其淫泆不為之掩哉聖人獨以三衛繼二南示為世人主以齊家治天下之軌範如此其昭昭也詩僅百餘言耳而經營制度農桑事物無一不具而理義之微德業之粹獨于卒章盡之詩以定之方中名詩者記其建國之時于農隙而用民力也一詩之

旨蓋在塞淵二字衛文公之盛德不待畢述也矣人主之為善患不造乎極至則已苟有進為其所感移豈容以常情計量也抑然齊威成宣姜之惡使至亡衛而後封之亦緦小功之察也斯所謂薄德歟

蝃蝀

蝃蝀在東莫之敢指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朝隮于西崇朝其雨女子有行遠兄弟父母乃如之人也懷昏姻也大無信也不知命也

此詩三章前二章女子有行之辭皆同但協韻少異

耳後一章遂爲疾惡其人妄得強生分別而爲陰陽逆順之論以其辭推之蝃蝀朝隮均爲虹故皆以女子之行爲辭然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與泉水竹竿雖同二詩皆女子念其家也此詩則不然詩人似若疾女子如孟子謂踰墻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者也此猶春秋美惡不嫌同辭詩之疾淫奔者謂女子專恣而行不恤其有父母兄弟者也以其取喻陰之可見虹爲陰類因太陽斜光而見故晚則在東詩之首章謂其情之不可指言也此淫奔之始也固已甚

矣朝隮于西則尚早也本以止雨而為齋崇朝其雨則不可禁止者也首章言男女已將失時故以晚為喻若朝隮則男女之年尚少也已不可禁止故卒章疾之甚

相鼠

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死何為相鼠有齒人而無止人而無止不死何俟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何不遄死

此詩至易曉而有難知者人但以無禮若世俗常談

耳則亦疾之已甚也切詳詩辭以皮齒体取喻何必鼠哉鼠晝伏而夜動畏人者也又與人同處近于人也儀匹也首章已疾其無匹又宣淫不止卒章言無禮始無上下長幼之節以陵節為可安者也此喻公子頑之淫宣姜者乎不然何惡之甚至欲其遄死以無污辱人道也

干旄

孑孑干旄在浚之郊素絲紕之良馬四之彼姝者子何以畀之孑孑干旟在浚之都素絲組之良馬五之彼姝

者子何以予之孑孑干旟在浚之城素絲祝之良馬六之彼姝者子何以告之

此詩大抵難知諸儒雖多為之說要之不能不窒姑言其可知者自定之方中之後亦均之為刺當危亡之事獨此詩間其間為盛美之辭若衛武公之時何不相等如此哉定之方中先儒謂淫亂者必亡其國其勸戒誠深先之方中之後國人化其風者也此詩乃國人美之何哉切意此詩亦刺也刺其卿大夫序取爵秩而不可與為善也首章自郊而顧用之凡詩

人加彼之一辭有皆外之也猶聖人謂彼哉彼哉者
也彼之居此位者信災矣猶所謂彼以為天下之美
盡在已何可與之為善乎卒章併不可將而告語矣
以此推之皆通

載馳

載馳載驅歸唁衛侯驅馬悠悠言至于漕大夫跋涉我
心則憂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視爾不臧我思不遠既不
我嘉不能旋濟視爾不臧我思不閟陟彼阿丘言采其
蝱女子善懷亦各有行許人尤之衆穉且狂我行其野

芃芃其麥控于大邦誰因誰極大夫君子無我有尤百
爾所思不如我所之
說此詩者當觀古人于國事皆與民庶同之雖夫人
之歸國人皆得而制焉不必其臣下敢言其非也許
穆夫人齊女宣姜之所生也國人以宣姜之宣淫為
世大醜故于夫人致詩而尤也此詩人之情也夫人
之不得遂其志固知歷于國人無以伸其大義矣然
聖人所以錄許詩于鄘之末者固有善之大者當衛
之亡戎狄方强視周犬戎之禍未遠當時諸侯未知

所以救衛者夫人齊之由也可以控告于齊齊有桓公之方伯夫人益知其足以存衛也故于末章言許之諸臣無以我為尤雖百爾所思不若我之所主在齊必能存衛以安諸夏也言非齊則許亦不能保矣此詩之所以可錄歟按左氏傳閔公二年齊之威公至是已伯中夏二十餘年矣初齊人又嘗使公子頑烝于宣姜而生五子衛文公其次也文公為衛之多患而先適齊矣齊侯使公子無虧戍曹亦以夫人賦此詩之故是衛之後興亦此詩之力居多爾故曰控

于大邦誰因誰極明非他人所能興也夫人之詩見

當時臣民豈所可及乎固宜作以無如之辭易言之

狂也

衛風

淇奧

瞻彼淇奧綠竹猗猗有匪君子如切如瑳如琢如磨瑟

兮僩兮赫兮喧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瞻彼淇奧綠

竹青青有匪君子充耳琇瑩會弁如星瑟兮僩兮赫兮

喧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瞻彼淇奧綠竹如簀有匪

君子如金如錫如圭如璧寬兮綽兮猗重較兮善戲謔兮不為虐兮

名詩以淇奧者義不在淇也衛詩多以淇為言雖桑中之大惡亦曰送我乎淇之上矣以淇為與衛地之水也是詩名以淇奧義在于奧淇何與哉奧之義何也雖奧詳其義之的以意逆之豈水之防岸欹此其所以取喻也故詩曰淇則有岸是也自古至聖大賢非如後世儒者所謂備道全美也惟其深自敬畏以納于法度準繩之中如吾夫子七十從心所欲而不

踰矩文王小心翼翼是也故舜于執中之後猶曰無
稽之言勿聽語顏子以四代禮樂猶曰放鄭聲遠佞
人此武公所謂無以我老耄而舍我之意抑詩所謂
惟德之隅者也與之義即德之隅也若大學所衍之
義似若吾夫子因此詩以發新義詩意若非有道學
自脩之異衛人所謂睿聖武公是誠有大過人者爲
然首章與二章覺個以下同辭每章同辭者多矣獨
兩章同辭者甚寡蓋切磋者進德之原也會弁
者稱德之服也故其美之辭皆同異于圭璧金錫成

德已脩矣故以别義揆之持重較之言不可如似若謂其待人之學如此継以戲謔之辭此言必深切意武公盛德至善若此此类宜其巍然不可即也至其待人接物曾無等衰之異大凡人之品級不同惟至下者有近之不遜遠之則怨之患聖賢處此有張弛焉善用其謔不至于虐其鄙人人以為與我學此尤人所難能也故待人以此為武公全德之至欣重較如呂和叔之説可也切瑳琢磨本若一義妄意聖人若謂治骨象之法受斤斧者探其工易加其質易移故

曰道學也治玉石之法堅瑩而難攻歲月磨礪不容速成故曰自脩也武公以道學成其質矣又積漸以琢磨之二者兩全而內外交養所以養成于悠久之後而人心自不能忘乎詩以綠竹為喻三章各異者詩音所寓也猗猗似是茂盛之貌德之始也青青則已有蒼蒼之幹德之成也如簀則造之于用人藉以為安德之終也詩人固無虛詞非可略也

李曰岸曲為限淇水之出也出衛州共城北山

左昭公二年北宮文子賦淇奧字從水之奧字通

用也毛氏以為綠王芻竹萹竹也陸氏以為草與終朝采綠同蓋本爾雅也李謂前漢辛武賢下淇園之竹寇恂傳曰伐淇園之竹以為矢是其水有竹明矣有匪論語所謂斐然成章大學亦用斐字僴荀子曰倆者儀且僴為寬大之文也金錫圭璧者成德之至有剛有柔其化無方或銳或圓其成不易其化無方所以為道其成不易所以為義戲謔如前言戲之耳之戲不為過也

考槃

考槃在澗碩人之寬獨寐寤言永矢弗諼考槃在阿碩人之過獨寐寤歌永矢弗過考槃在陸碩人之軸獨寐寤宿永矢弗告

以槃為樂成槃樂之志殊不可知拌思之槃與盤同自古所謂盤義者惟隱者得而用之他異之敢居也始于易之屯初九盤桓居貞歸去來詞曰撫孤松而盤桓李愿盤谷曰隱者之所盤旋唐人之詩曰朝日上團〻照見先生槃〻中何所有苜蓿長闌干下而田野上而廟朝未有用盤義者也如詩所謂盤樂者亦

盤旋矣于樂而不止者也夫以澗水之旁山阿之上平陸之地而碩大之人居之非隱者而難乎碩大之人宜在朝在位可也今乃在此山林平曠閒而乃寬大從容隱者無所事乎世故于物将以盤旋而無勤勞猒憚之態是以取此為義古今不殊而同然者也惟賢人之隱無預乎斯世則能成其隱逸之事此名詩之義欲惟其然也是以首章為言言獨但言也如猶不言之類二章為歌三章為宿既安于肥遯故始于在澗在阿至在道路而從行役亦不以輕告人者

何也隱者之在山常也若飢餓不得而安于山谷或
出而遊于世不使世人得而知所以自株其生至于
在路也近世白雲郭氏隱于三峽每歲常一至荆州
市竹木取衣用而歸其大隱朝市爭遊于世而人莫
之知故曰弗告也詩人要有自然之旨非可强以著
意附益之也畎畝不忘君雖君子忠誠盛德于此詩
則未必然過爲者以爲不忘君不及爲者以爲誓不
復入朝何相遠哉要是避色避言避世之意不容窺
測者也寐以獨爲文則寤亦獨也寤寐之間心獨自

知之其所自知非人所能與聞猶忠也尚未免有此心也過則帶天下之樂無以過也苦則不可容言獨知之而已矣

碩人

碩人其頎衣錦褧衣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東宮之妹邢侯之姨譚公維私手如柔荑膚如凝脂領如蝤蠐齒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碩人敖敖說于農郊四牡有驕朱幩鑣鑣翟茀以朝大夫夙退無使君勞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施罛濊濊鱣鮪發發葭菼揭揭庶

姜孽孽庶士有朅

莊姜齊女也其賢關天下莊公之溺于所嬖不可以常理言國人陳盛其君母之色夫乃未宜乎以色爲事非妃后之道也明莊公之惑出于人情之外明莊姜能以其色自貴而以德居之此其爲不可及歟詩人捐色與德與勢皆足以重于衛國備陳而詳述之蓋在此矣莊公卒使無子而嬖者進焉莊姜之賢愈著莊公之惑愈明不然詩人何爲胎胎哉特有一倬雖晚大夫夙退無使君勞此義終有礙豈君之机朝

羣臣朝于外其退朝也后妃以翟褕朝于內方翟笄以朝之時謂君在外朝治國事使大夫且夙退此豈賢妃輔佐君子之道詩人之意必有大為者此詩蓋國人美莊姜之賢疾莊公之惑也國人謂大夫與君共治國事者也猶當夙退以無厭內朝之儀而嬖人乃專寵至于奪君夫人之位可乎此微而婉詩人感動之旨亦深切矣此詩無素以為絢一句而論語注以為逸以子夏之問言之非逸也以起予推之似若指此句為可刪故聖人謂之起予也由是言之此句

為刪明矣卒章以指莊公蕩蕩之德洋洋浩浩也故魚貫而進者如此之盛庶姜孽孽則為孽者衆庶士有揭在朝之臣亦無所容其力也此章皆為比也河水皆喻莊姜之寬大施罛喻莊公網羅姬侍如鱣鮪之衆積纍如此所以遺孽而臣下莫之救乎

氓

氓之蚩蚩抱布貿絲匪來貿絲來即我謀送子涉淇至于頓丘匪我愆期子無良媒將子無怒秋以為期乘彼垝垣以望復關不見復關泣涕漣漣既見復關載笑載

言尔卜尔筮体無咎言以尔車来以我賄迁桑之未落
其葉沃若于嗟鳩兮無食桑葚于嗟女兮無與士耽士
之耽兮猶可説也女之耽兮不可説也桑之落矣其黃
而隕自我徂尔三歲食貧淇水湯、漸車帷裳女也不
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三歲為婦靡室勞矣
夙興夜寐靡有朝矣言既遂矣至于暴矣兄弟不知咥
其笑矣静言思之躬自悼矣及尔偕老、使我怨淇則
有岸隰則有泮總角之宴言笑晏、信誓旦、不思其
反、是不思亦已焉哉

是詩始末皆女子之詞而以男子為名者怨詞也怨而不以其度執心之壹矣然始不以正不由媒妁之言而至于奔此固不足以持男子之心于不變後世衰薄處鄭多在女子衛之所未亡者其風未為甚靡也若谷風則衰薄矣鳴有婦道存焉反者謂初意相持不謂其不然也不忍其不然而追咎于始之不審固當自斷于無望也矣此猶衰風之善者歟

竹竿

籊籊竹竿以釣于淇豈不爾思遠莫致之泉源在左淇

水在右女子有行遠兄弟父母淇水在右泉源在左笑巧之瑳佩玉之儺淇水滺滺檜楫松舟駕言出遊以寫我憂

此詩有難知者序詩者但見有遠莫致之又曰遠兄弟父母遂謂其適他國若果適他國豈得有從淇水寫憂之詞此非思想之詞也詩之四章肆意不出乎淇泉二水之外則是未嘗適他國也有所思而不得遂當淫奔之時而能自制其奔蕩之情是不溺于習俗聖人以是為可錄也夠淇而有所思制于勢而不

詩行其遠非果遠也泉水亦衛地邶風有泉水者亦

衛風也泉淇二水常限制而不得越也女子遠兄弟

父母謂女子有所歸巧笑之瑳女子事也佩玉之儺

男子事也不得而偕也想望之而已尔故卒章以悠

悠自斷徒以銷憂而已衛詩無甚靡之風聖人所以

別于邶鄘者乎伯兮有狐之音皆與是詩不大相遠

聖人以其近于正而不淪于邶鄘之変風是以録之

以明康叔之遺化

芄蘭

芃蘭之支童子佩觿雖則佩觿能不我知容兮遂兮垂帶悸兮芃蘭之葉童子佩韘雖則佩韘能不我甲容兮遂兮垂帶悸兮

詩之刺惠公則有矣驕而無禮何在乎以國君之尊雖曰年幼而以童子斥之尚謂其驕欺如鄭氏所謂柔弱蔓延則固惠公之質然也強則能驕弱則弛矣按左傳惠公之即位也少齊人使昭伯公子頑上烝于宣姜而生五子既立及四年矣二公子立黔牟而惠公奔齊越六年齊伐衛納惠公惠公頹則過矣不

傲驕也詩人之詞謂以童子而服成人之服雖則服之雖不知其為童子而狎之乎容兮遂兮垂帶悸兮謂不稱其服也故其詩曰雖則佩觿佩韘人不以其佩而尊之也

河廣

誰謂河廣一葦杭之誰謂宋遠跂予望之誰謂河廣曾不容刀誰謂宋遠曾不崇朝

伯兮

伯兮朅兮邦之桀兮伯也執殳為王前驅自伯之東首

如飛蓬豈無膏沐誰適為容其雨其雨杲杲出日願言思伯甘言首疾焉得諼草言樹之背願言思伯使我心痗

詩意若思其君子其辭旨近于正幾若衛正風未嘗有怨懟之意是以錄而不必過求者也執殳未為賤事能衛上者也衛上忠也室家思其夫以正聖人以其近正不以膏沐為容甘心于憂且病乃不得列于碩人之次然他亦未有指明大為伯之例善惡相遠如此宜缺以卒章求之若女子思其兄之辭若以伯

為兄也卒章又不通矣

有狐

有狐綏綏在彼淇梁心之憂兮之子無裳有狐綏綏在彼淇厲心之憂矣之子無帶有狐綏綏在彼淇側心之憂矣之子無服

詩意殆不可識曾不見敝礼多昏之意以例求之齊風南山序謂刺襄公淫乎其妹詩亦曰雄狐綏綏此詩曰有狐又曰在彼若木相及也狐多疑之物易謂濟與否也倘于淇則不得濟三章言其憂言其狀自

制其情如此鄭鄘多淫衛則未至于靡也詩序大柢

同之說者強以序釋之矣

木瓜

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匪報也永以為好也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匪報也永以為好也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玖匪報也永以為好也

按左傳戴公文公皆衛宣姜所出宣姜齊女齊人嘗以惠公之弱使昭伯烝于宣姜齊之妃覺宣姜甚矣及狄滅衛而許穆夫人賦載馳齊威公遂戍衛而卒

封之此齊衛以所厚也詩序欲厚報之似得詩意矣
而莫能盡其旨閔公二年且衛已亡齊桓公城楚丘
以立賢君國以復興可謂有大造于衛衛何以報此
德哉是非施之輕而報之重也詩乃以木瓜喻齊瓊
玖自喻大乃相遠絕乎說詩者所宜思也詩意政以
衛不足以報此德而云投以甚賤而報以甚貴常也
施以甚重不能報矣衛豈能報齊哉齊大國而又有
大造于衛以玉為所報之物可也明投重于物百倍
則無以報矣明衛之不足以報也故皆曰匪報也報

之以是心耳始責木瓜而浸至予木李亦微寓齊桓公德意之薄此存三亡國以屬諸侯義士猶曰薄德者豈以聖賢之事望桓公哉當狄入衛入邢之時桓公伯業已大不敢輕用其師待其既滅之後遷而封之固不足補所亡春秋不以此責齊威者待之者固薄也

詩玩卷第二